



序

夫刑書之鑄議者致譏所以慮其法之峻也哀矜勿喜賢者有言所以體其情之真也夫聽斷於兩造之間其得情較易而驗創於既死之後其得情較難然則古人哀矜之意其在斯乎三代以下刑法有志而檢驗之有專書則石晉魯公和凝及其子宋太子中允嶧所著之疑獄集為最先若宋無名氏之內恕錄平冤錄結案式亦復言之綦詳而皆不可得見朝野雜記云宋淳熙間鄭興裔浙西提點刑獄創為檢驗格目上之於朝分下諸路其自言始時檢驗之法甚備其後郡縣玩弛乃輯為此書是鄭公時古法猶有存者宋惠父慈之洗冤錄成於淳祐丁未湖南提刑之日序言博采近世諸書薈萃釐正總為一編蓋接踵鄭說而集羣書之大成者也習申韓者無不奉為圭臬兢兢勿敢失墮元海鹽令王與作無冤錄多引之明末吏治廢弛而此編遂棄僅於太倉王氏箋釋附見條載我

朝南昌曾慎齋甫作洗冤錄彙編高郵王君明德作洗冤錄補並急救各法律例館彙萃成編總為四卷乃有全書

頒行海內乾隆間又增檢骨圖格而書以大備嘉慶初元武林王君又槐取成案足徵醫書可信者就原錄附書以備參攷於是又有洗冤錄集證之名山陰李君觀瀾又以情偽萬變曖昧疑似非可以意計測度用以其前在山左所得洗冤錄補遺及洗冤錄備考二書并雜說三十餘條刪繁就簡摘錄於王君集證之後道光間阮君其新又錄漢江襄司馬手批洗冤錄數條於坊本之訛錯者逐一更

正又附以經驗成謬並所習寶鑑篇於末元和張君錫蕃又得禹山令仲振於石香祕錄一篇因其可採合讐而考訂之乙其段落分其句讀條分縷晰節目瞭然淮北同知童灝因原書第五卷之彙纂補輯皆集證補註所已有其附列之寶鑑篇及石香祕錄雜以歌訣詞多俚俗一併刪去而以闡中葉氏所著作吏要言一卷雲間朱氏闡解之十二則簡明易知附列於後嘉定瞿君中溶又得元刻宋淳祐本校正今刻復以全椒吳氏袖珍本及咸淳毘陵志序考訂文獻名曰洗冤錄辨正瞿為錢少詹大明之婿宏通博雅學有師承其所引多採摭經義卓然名通較諸家為最勝郎君錦麒又為檢驗合參引前人所已言者而訂正之頗有條理姚君德豫更為洗冤錄解辨論亦精當而乃自稱為未定稿則示謙也是數篇者或博采羣言或身歷實境反復質難甚於師友其同為惠父之功臣不可信乎獨惜童君輒以己見刪去阮氏之彙纂補輯及寶鑑篇石香祕錄等書未免偏於一是夫黃庭內景尚傳七字包易編次亦有韻言事取便民無妨淺近如必語出雅馴則檢驗之論不嫌直率耶余因復為采入而補刻於第四卷之後而辨正合參錄解三種又後於此謂之續增復仿張氏之法以丹黃分其句讀段落評論於是朗若列眉諸家之說燦然紙上而惠父書以大備矣嗟乎堯舜之世不能無皋陶之明刑况東南當大亂以後人心初定無論伏莽易囂而濱海諸區民多桀驁豆觴細故即啟猜嫌不僅慮齎茅之歌諷也

天子勤求吏治慎刑之詔至再至三為民牧者誠以此書盡心推求發其伏而摘其奸則地下無不自之衷鏡出無可售之詐冤雪而暴除暴除而良安推而至於刑錯兵銷胥是道也不然徒矜決獄之才

附刊洗冤錄解

姚德豫立齋著

李章煜方亦重訂

切勿任聽。併作喝報解。

併作賤役也。重任也。其役不齒於齊民。其授食不及於監犯役賤而任重利小而害大。乃至愚極陋之人。誰肯當此。而望其通天人性命之學。知死知生知鬼神之情狀。又能不為勢回。不為利惑。寄以民命得乎。故良吏必須熟習洗冤錄。與之辨論確切。方令其喝報。若任其喝報。求無冤不可得也。

檢傷重原傷的處解

均之傷也。曷謂原傷。均受傷之處也。曷謂的處。曰。人命之獄。驗必據呈。檢必據結。呈告之時。必明言致命之由。受傷之處。即控身死不明者。亦必有不明之故。得之何人。而證見之人。必供明如何致死。乃可檢驗。所謂原傷的處也。檢驗之際。見有致死真傷。確切无疑。即非原呈所指。固應究辦。但慮戶親生情於見景。捏假以溷真。雖有虛平堅硬癰瘡呆活之辨。止可服誤執者之心。不能塞刁健者之口。倘刁健尸親。或理屈而辭不窮。或情虛而言不服。惟遵洗冤錄專以原傷的處之不符。與之駁難。自足破奸人之膽。後方於週身疑似之處。細為詳視。無難一辨而明。律云。依告狀鞠獄。所以防官吏案外之冤濫也。錄云。重原傷的處。所以防尸親臨場之附會也。曰。訪案亦有原傷乎。曰。訪必有所聞。聞必聞於所見。

之人而後可信。且訪後不遽檢也。必先察訊。則所認所證。必有原傷致命之由。乃於檢驗時。於的處檢明。相符與否則。所聞是否。我欺所認是否。誣服可了然於心矣。訪聞命案。更安可不知原傷的處。而孟浪檢驗乎哉。

不可輕檢解

檢骨至慘也。不得已而用之。若因相驗不速不實。以至蒸檢。當事者能忍於心乎。然律與錄之。慎重檢骨。更有良法美意。非了然於心。則臨事固茫無主矣。錄之白僵條云。其痕即見。此不必拆檢也。例云。事主被強盜殺死。苦主自告免檢。官與相視傷損。將尸給親埋葬。亦不必拆檢也。豫見成案。因尸埋數月。詳檢之案復詳云。開棺見尸尚未腐。如法相驗云云。深得澤及枯骨之意矣。則驗僵尸者。豈可拆檢乎。至檢骨畢。部覆案結後。其骨原准詳明。給親領埋。而亦有忽略者。茲附及之。

辨傷真偽解

驗傷之事有三。一曰驗生傷。一曰驗尸傷。一曰檢骨傷。驗生傷易。驗尸傷難。檢骨傷尤難。闡殿律云。青赤而腫者為傷。此驗生傷之法。錄云。止驗紅腫破爛。若色之青與紫則不問。此驗尸傷之法。皆指不破口者言。錄又云。見血為傷。係指生傷及尸傷破口者言。錄又云。檢骨有紅赤青紫黑黯各色傷痕。此指檢骨傷之法。蓋生傷赤青可偽。而腫不能偽。尸傷腫或誤。而堅硬則不誤。驗生傷易。不復贅。檢尸傷須辨其或為偽造。辨傷真偽第
二節第三節或為發

變驗

尸第
八節

或為血墜

驗尸第

十節

或為血障

自驗第

十四節

或為舊痕

檢骨辨生前死後第二節按

真偽乃辨

變驗骨傷無發變血墜血障之混淆須辨其

或為舊痕

檢骨辨生前死後第三節

死後第一節

或為偽

辨傷真偽

或為霉暗

檢骨辨生前死後第二節

或為死後傷

死後第一節

或為真傷

而真傷乃得

然形似渺茫

更非易處

司刑名者必須平日於洗冤錄以上十數條熟讀深思了然於心自無臨場茫然之患矣

見血為傷解

或問曰同一手足他物傷也律云青赤而腫錄改云見血其義何居曰他物多不破口故律言其常他物亦有破口者故錄兼言其變原無他義然豫更進一解以備良史之採擇夫生傷之腫一望而知既無發變之疑不過輕笞之罪無須用手重按以增受傷人之痛苦若他物之破口傷遇血結者一經揭視或致將養不效是傷者因驗而死毆者因驗而抵也予於血結之案即明填血結難以開看之傷單嚴禁仵作揭視痊後據供證定斷亦無不輸服者或曰他物傷限內平復者可矣若因傷或死或廢罪關出入早刃傷罪關城旦者能不揭視乎予曰或死或廢總須復驗定罪刃傷之案平復後仍有刃痕可驗且限內平復又後下手理直律得累減為杖非盡科城旦也况刃傷人者不止一傷豈盡血結難驗又無勸證可憑而能狡賴乎或曰若控毆尊得實應科重罪及老病假傷圖詐者姑息一時豈不貽患於後日予曰是當別論予於毆尊之案老病之人血結難開者必於密室不見風處令醫敷藥調治即親驗其真偽真則嚴抑保辜偽則提拏重究豫作吏三十

年馬肯以姑息長刁風而貽後患乎。不過不令作託詳慎之名。行詐詐之實。致人不死於毆而死於驗耳。此雖無當於作律作錄之本旨。然不忍之心。不忍之政。當亦仁人君子所樂聞也。

受傷之後不能復割解

此指自割喉下深重者言。上節云。將刃物自幹著喉下。心前腹上。兩脇肋太陽項門要害處。但傷着膜。分數雖小。即死。如割幹不深。及不係要害。雖兩三處。夫得致死。是或要害處而不深。或深重而非要害之處。固明言自殘有兩三處者矣。下節云。若鬪亂刀痕參差。無左右深淺之別。必為人所勒。則深淺參差與否。固當細辨。錄文甚明。無庸復贅。乃不善讀者。不觀上文自割喉下之句。不繹下文參差深淺之別。若前一條已隔兩三行。則眼光更不到矣。而徒割裂不能復割之一句。遇有自殘兩三傷之案。則必執此句以相難。寃一人抵命。以免上司之駁詰。雖諱言寃抑。而文其辭曰。追究其去故入者幾何哉。夫讀書之法。以意逆志。即使文不詳明。亦不容以章句易性命。况詳明如此之文。而割裂字句者。以洗冤者加冤。又何說以解免。予在江山。驗一自殘左喉下左肚腹。圖賴之案。見其左喉傷甚淺。左肚腹則重。語以人既傷汝左喉。何以身不轉。手不低。而傷肚腹仍在左耶。其人詞窮而吐實。復詰其弟藏兇刀處。且將利之。伊弟懼。乃供明伊兄自殘。伊奪刀藏於橋下。立起兇刀。而案遂結。邑人以為明察。予何明察之有。不過先其有深淺而無參差。有異洗冤錄。

為人所勒之情形而得其實耳

參差深淺解

參差對排連。指多傷者言。深淺詳載上節。就一傷之左右言。然豫所驗自殘數傷者。必有深淺。與人殺者迥異。蓋自殘初下手時。必是痛縮手而輕。終於忿不欲生。故連砍而重。若兇殺心狠手辣。無輕劃之理矣。至自殘刀必排連。一定之理。若被人殺。强者抵抗弱者。遁逃。即倒地。疊毆亦必轉側掙命。刀痕不能排連。此事理之易明者也。然排連非必在一部位。若豫所驗江山自殘之案。喉下肚腹相去已遠。然皆在左旁。為右手所及之處。一線無差。因悟其與排連同。倘習用左手者。兩三傷必俱在右之一線。又可類推矣。或難曰。自殘豈不畏痛。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予應之曰。以情理論。一傷之痛。亦不能忍。然不見遊僧然指乞丐打磚。彼忍終年之痛。以謀食。此忍一時之痛。以淺念。又何疑焉。曾見常山成案。有自殘五傷而死。屢奉上駁。頂詳云。自殘者。刀痕排連。人砍者。參差錯亂。其案乃定。初訶其格物之精。今乃服其讀書之細也。

皮膜肉血骨合解

傷自外而入。驗尸者驗其皮。皮有二。有厚有細。厚皮總包身體能知覺。與骨及腕骨純筋之絕無知覺者異。能寬能緊。外而細包皮。乃浮皮也。暑月尸變。不損處青黑。尸變暑亦自外入者也。去外浮皮。則有傷者。損處血瘀分明矣。若發變。乃腹血發散。腹血自中出者也。

將指一點逐之於中。起指即白色矣。此戶變發變之異也。血聚於皮裏膜外而成傷。故皮膜相離。死膜離於皮則肉貼骨矣。驗已爛。肉有三。一曰五臟之肉。一曰胃肉與六腑肉。皆名肉而非真切。今所論者。肉塊之肉。人周身肉塊。共有四百餘。每肉塊各有本膜所包。如橙橘之瓣。形各不同。每塊之中。有首。有尾。有中肚。開則長。退則縮。惟能長能縮。所以生前刀傷肉痕。花文交出也。殺傷只存骸骨者。骨上有乾黑血者為證。已爛血有二。周身之血赤色。脈中分脈之血黃色。今所論者。周身之血。血具溼性。乾於骨上。則知其沁於骨中矣。沁於骨中。故紅活。紅活者。骨得血養。人死而骨之傷處不枯。故猶生也。皮肉之堅硬者。血隨氣壅。人生而皮肉先死也。傷必反常。生者死。死者生矣。明乎萬殊一本之理。烏有毫釐千里之差乎。

口眼手舌齒合解

驗戶之法。先辨傷之真偽。傷之真者。又當辨其或被害。或自盡。辨傷真偽之法。予已詳論之。辨被害自盡。非知死者之心不可。心不可驗。驗之於口眼折獄者。聽言而觀眸子。則人莫能瘦。驗戶者。察眼之閉閉。口之閉合。見戶之狀。即知鬼之情。眼扎毛之肉塊有六。上為閉。有一下為閉。有二眼睛之肉塊有十二。故能閉能闔。能垂能外顧斜視。眼位置極高。從腦後骨髓前竅之一點。生二雙細筋至目。所以二目同動。不能一上一下也。下臍之肉塊有六。上以閉口有四。下以閉口有二。左牽右牽。伸出收入各一。而俱聽心之使。令手之肉

塊有五十四。故能或拳或不拳而以辨被人毆殺與自盡其原亦本於心俱於無傷之處以驗傷。所謂有諸內者形諸外也。然此論速死之情形耳。若醫治不效而死。其形自必不同。是知言各有當而不容拘泥者也。車輪櫈死條註云。速死者尸狀如此。經數日死者異。是固當比類互參矣。舌之肉塊有十。故能伸縮。錄中所載。惟自縊中毒者舌出。然成案有溺水脹出者。予見溺水及病死。均有舌出者。苟無縊毒情形。無庸致疑矣。齒為後天所生。檢骨時筋肉腐爛。則脫落者多。指南所載。勒死牙齒脫落。掛一漏萬。部頒洗冤錄已刪除。不載。踢傷條註。顙門血紅。上下牙齒脫落。傷下部之人。傷見於牙根裏骨。亦於無傷之處以驗傷。所謂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非明乎精粗一理之原。惣能纔明彼即曉此乎。

驗骸骨解

錄中言驗骸骨者五篇。一曰驗骨。二乃檢骨篇之併作喝四縫骸骨三曰論沿身骨脈。四曰檢骨圖。五曰檢骨格。皆就男女週身骨節實處言。而所言骨節多少。各有異同。無怪檢骨之官。臨場眩惑。老年刑仵。終身由之而不知也。豫攷之五篇之源。各有不同。源遠而末益分。亦勢所必至者。蓋論沿身骨脈。乃洗冤錄原文第一條。太倉王肯堂載之箋釋集中我。

朝律例館。稍為正其字句之訛而已。檢骨篇。則仿驗尸篇。並採成案。約略數之。驗骨篇。大都本於靈樞骨度篇註。若檢骨圖格。則乾隆三十五年。因安徽增臬使奏請頒發。刑部令。

司員雜采前三篇。並成案而訂者也。但靈樞之註。今檢骨不甚符合。以致現行骨格。於採用其書之處。填註時每有參差。數十年前。民情淳樸。於所告之傷。辨明有無。實冤虛坐。俯首無辭。今則刑仵日愚。訟師日詐。執錄之矛盾者。以相難。以無為有。冀免坐誣。官以其執有成書。莫可究詰。一任尸親訟師之爭辯。案懸莫結。骨脈尚未明。而檢傷欲明得乎。况檢骨之傷。本涉渺茫。各法散見於驗尸各篇中。不為參互致訂。欲臨場查閱。則其漏堪虞。故不揣愚陋。於檢骨格下。骨名之異同。有無。骨傷之真偽。疑似。逐條解明。後之檢骨者。庶可一覽而得於洗冤之意。未必無小補云。骨傷真偽。見前辨。

傷真偽各解中

檢骨圖格解

仰面。頂心骨。顱門骨。兩額角。額顱骨。兩太陽穴。兩眉稜角。兩眼眶骨。
鼻梁骨。兩額骨。兩顱頰骨。口骨。上齒。下齒。領頰骨。頰車骨。兩耳竅。
後骨。乘枕骨。兩耳根骨。

右頭骨部。仰面十五條。合面三條。檢骨時惟頭顱骨一個。下牙床骨一塊而已。口骨下齒。下頷頰骨。頰車骨四條。係下合一塊。餘十四條。加以口骨上齒上二條。係腦殼一個。其分為十八條者。乃以部位分寸易名。不能拆檢也。至頭頂之骨。予檢男女骨。皆腦後橫一縫。當正直下。別有一直縫。作丁字文。彼此相合。形如鋸齒。金鑑云。男子三爻縫。女子十字縫。蓋骨相各有不同。驗骨篇婦人直下無縫。雖本於內經註。然予之所見女骨。亦有直下有

縫者。男骨亦有直下無縫者。亦骨相之異。不分男婦也。

鼻梁骨。兩額骨。

口骨上

兩耳竅。

腦後骨。

乘枕骨。

俱有解詳後。

仰面。喉結喉骨。

右喉部有解詳後。

仰面。龜子骨。心坎骨。

右胸骨部二條。實骨二件。有解詳後。

仰面。兩肩井臆骨。兩血盆骨。有解詳後。

右胸骨部二條。近胸處名血盆骨。近肩處名肩井臆骨。此一骨兩名。實左右各一骨。隨部分易名耳。

仰面。兩橫鶻骨。兩飯匙骨。
合面琵琶骨。

右背骨部三條。實左右骨各一件。有解詳後。

飯匙骨。左右各一片。以形得名。乃琵琶骨之裏面。附於肩腋之後。非人之仰面上稜。近肩處名橫鶻骨。合面名琵琶骨。此一骨三名。隨部分易名。乃背骨也。骨圖格。分列於仰面合面。檢骨不符。似宜將橫鶻骨。飯匙骨。俱列於合面。為得其實。

仰面胎膊骨。上段形如碓。嵌於琵琶骨臼中。

仰面。兩肘骨。兩臂骨。兩手外踝。

肘骨。乃臂骨之上端。外踝。乃臂骨之下高起者。實左右各一骨也。

仰面。兩髀骨。兩手踝。

手踝。乃髀骨之下高起者。亦左右各一骨也。

仰面。兩腕骨。

多寡不同。左右各有兩三塊。至七八塊不等。

仰面。兩手掌骨十塊。兩手十指骨二十八塊。兩腿骨。

兩膝蓋骨。

以上檢骨相符。

仰面。兩脛骨。兩骻骨。兩足踝。兩足外踝。

脛骨與足踝相連。骻骨與足外踝相連。實左右各二骨耳。

又婦人無髀骨。無骻骨。與今檢骨不盡合。有解附後。

仰面。兩肢骨。

多寡不同。與腕骨相似。

仰面。兩足掌骨。趺骨。十塊。十趾。共二十六節。兩脚根骨。共八塊。

足掌骨。即趺骨也。以上檢骨相符。

右四肢部。

合面項頸骨五節。琵琶骨亦名髀骨。脊背骨六節。二節兩旁橫出者龍骨。脊督骨。

七節。兩肋骨共二十四條。即鎖骨婦人多四條腰眼骨五節。

按脊背二節兩旁並無橫出之龍骨。兩肋骨婦人亦有不多四條者。腰眼骨實六節。圖格所載與今檢驗皆未符也。

琵琶骨。龍骨。肋骨。腰眼骨。俱有解詳後。

仰面胯骨前有解詳後。

合面胯骨後有解詳後。實左右各一骨。如馬鞍形。以前後易名。後

胯骨成片。前胯有大圓孔。即架骨交骨也。

合方骨。尾蛆骨。男子九竅婦人六竅羞祕骨。

以上三條與今檢骨皆不符。俱有解詳後。

右背骨部。

右檢骨圖格總解一篇。後附各骨解十二篇。孫之見聞講求者如是。觀者於各骨之一骨數名。一名數骨。可無臨場之惑矣。惟解據檢骨實數。與錄內圖格間有異同。查骨格係乾隆三十五年刑部司員所定。孫馬敢妄議。故未敢出以示人。然每逢檢骨參差之處。終難強骨以合格。因思無傷之骨尚可置之不論不議。遇骨與格異而有傷者。豈不大開訟師戶。親藉口之端。溯所由來。其源或本於內經註。或本於洗冤錄補。或雜採錄中檢骨各條。未會其異同之故。以致重複。幸得恭讀。

御纂醫宗金鑑正骨心法。乃知凡內經註之誤者。均荷刪除未載。而於骨名之同異。詳辨無遺。又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有云。王明德所作洗冤錄補雜記異聞。旁及鬼神醫藥之事。尤近小說家言。則錄補一書。醻疵互見。早經論定。羣言不一。有

聖可宗敬謹述之。可免位卑言高。

鼻梁骨兩頰骨解

豫按鼻梁上山根之內。名篩子骨。形小而多細。眼如篩。腦涎涕零。皆因此骨流出。骨內小竅四十有九。兩頰骨左右各有小骨六塊。皆小而極堅。

口骨上下解

上口骨在口內上合如破紫砧者。下口骨即頰車領頰骨之內面也。骨有兩面。不能畫於紙背。故骨圖畫於正面耳。又查金鑑刺心法云。頰耳前頰側面。兩旁之稱也。曲頰者。頰之骨也。曲如環形。受頰車骨尾之鉤者也。頰車者。下牙床骨也。總載諸齒。能咀食物。故名頰車。頰者。口之下脣至末之處。俗名下把殼也。領者。頷下結喉上兩側肉之空軟處也。口者。司言食之竅也。由此觀之。口骨之即內面明矣。

嗓子結喉解

孫按喉管前面亦脆骨。背後乃皮肉。非皮非肉也。從喉至肺中。皆謂之喉管。如猪肺中。亦有無數細脆白骨。喉嚨各骨節相連。悉如戒指形。前闊後狹。其第一節在口內。人所望見者。人鏡經謂之懸雍。俗名小舌。其次節亦如戒指形。其三節自本形至喉盡處。皆半圓界形。喉之脆骨生於肺。如樹木太幹。分生小枝。喉之上面。又有小喉骨如窗然。專為閉閉。又如笙中簧。不使飲食誤入喉內也。

龜子骨心坎骨解

龜子骨註云。即胸前三骨。係排連有左右。孫按人喉下有骨一塊。如龜板形。左右各三棱。與血盆骨。及第一第二肋骨相連。下連心坎骨者。並無三骨。無可排連。更無左右。自註骨度篇者。加胸前橫骨三條六字。今復加以有左右字。而骨圖竟畫有六橫骨矣。伏查金鑑不主其說。乃得其實。心坎骨乃胸中間骨一條直而長。如劍形。從喉下至心窩止。乃相連於上半斷第三至第七肋脆骨者。至驗骨篇云。如錢大之心骨。則在心坎骨之下。乃軟骨。檢時多有腐爛者矣。金鑑云。敵心骨係脆骨是也。龜子骨之名。古書無有。驗骨篇沿內經註。亦止曰。胸前骨三條而已。檢骨篇。喝報四維於胸前下。加以此名。止取形似。頗不雅馴。似應仍稱胸前骨為是。又龜子骨心坎骨。其色微紫。與各骨異。揆其情理。係心血聚結之故。檢時勿遽誤認為傷毒。須仔細辨之。

兩肩井聽骨兩血盆骨解

醫宗金鑑刺灸心法。周身名位骨度篇云。上橫骨在喉前宛中天突穴之外。小灣橫骨旁接柱骨之骨也。柱骨者。膺上缺盆之外。俗名髃子骨也。內接橫骨。外接肩解也。肩解者。肩端之骨節解處也。髃骨者。肩端之骨也。即肩胛骨頭白之上稜骨也。按柱骨俗名髃子骨。即圖格之肩井骨也。又骨脈篇云。橫髃骨之前者。髃骨。頭白之上稜骨也。按柱骨俗名髃子骨者有四。此髃骨亦即肩井骨也。近喉處即血盆骨。近肩處即肩井骨。此一骨兩名。隨部分易名也。

金鑑云。膺。一名臆。胸骨肉也。俗名胸堂。故檢骨篇止有兩臆骨。無血盆骨。今骨格既以近胸處名血盆骨。則肩井骨專指近肩處言。臆字似當刪。肩井骨離胸已遠。故不致命。血盆骨近胸。故傷骨者致命。非二骨也。

髀骨骻骨肋骨解

檢骨格於兩肋二十四條下註云。婦人多四條。髀骨骻骨下註云。婦人無。今多者不盡。多無者或反有何也。豫按胸旁肋骨二十四條。每邊各十二。上半斷每邊各七條。如半規形。胸中間骨一條直而長。如劍形。從喉下至心窩止。乃相連上半斷七肋骨者。下半斷每邊各肋骨五條。漸下漸短。此二十四骨。始於背脊。皆堅骨。終於前面。皆脆骨。胸之形如雞卵。所以上下肋骨甚短。中肋骨甚長。上處圓闊。漸下漸狹。始於喉嚨。盡於心窩。皆闊而不厚。又有分六七節者。因人所具不同。都與脆骨相連。心窩之下。皆脆骨也。是肋骨偶有多者。